



“今夜月明人尽望，不知秋思落谁家”年年中秋，岁岁中秋，在成长的过程中，次次中秋都给我团圆美满的感觉，但是同样也伴随着成长，也携着我对周围人的了解，我更加感受到了另一种中秋。7岁的中秋，姥姥家桌子摆放着各类月饼，各种水果，我们围绕着桌子开心的过着中秋，一家人吃饺子，作为小孩子的我也倍受宠溺，美味的食物总在自己的盘中；16岁的中秋，妈妈熬了补脑的汤，爸爸撬开了珍藏许久的好酒，一家人坐在一起吃月饼看晚会，然而比起年年如此的甜腻糕点，和一成不变的中秋晚会，你更关心的，是数学作业的最后一道大题，该怎么解；21岁的中秋，这个中秋你第一次没有回家，选择和大学同学出去游玩，妈妈打来电话问平安，反复念叨爸爸买的月饼不如从前，却只能听到你敷衍的几声“嗯嗯”，她无奈的挂断电话，你又钻进合照的人群，咔嚓一声，绚烂的灯光在身后定格；28岁的中秋，事业到了关键的上升期，不敢求公司放假，只好求父母体谅，而他们也只能心酸着勉强接受你的忙碌与缺席；34岁的中秋，带着儿女回家，母亲在厨房里念叨着自己和孩子的小事，父亲也把电视频道转到了熊出没，你在沙发上给同事领导发送祝福短信，菜上好了桌，你突然发现，父亲老了，一杯酒就红了脸；42岁的中秋，中年危机开始进行了，爸妈小病不断，孩子的叛逆期也让你担忧心急，一家人还是聚在一起，却沉默无比，透着藏不住的疲倦；50岁的中秋，儿女在外和朋友旅行，像极了20岁的你，你突然觉得这一幕似曾相识，也开始怀念几十年前的那种甜腻口味，终有一天，我们会成长为一个“合格”的大人，然而更多时候，我们也遗憾我们没有成为一个“合格”的家人，好在无论行多少路，涉多少水，总有一轮明月，照亮了我们家的方向，我们很快回家了。

2017年9月1日，与其他新生一样，经历了12年的在校学习，6月7日、8日两天的高考，以及7月13日的高考填报志愿，我，拖着大包小包，里面装满了欣喜与憧憬，来到了包头医学院。

大一的孩子一定是要以好奇的目光审视刚刚开始的大学生活的。有的人看到的是书本，有的人喜欢的是课外活动与工作，还有的人，满眼都是出双入对的情侣。

小学与中学，无论家长与老师，都在灌输“单身主义思想”，可人是拥有感情的动物，他们愿意靠近自己所喜爱的人，接着就有了恋爱。

当身边的人都在品尝恋爱的甜蜜时，被压抑了许久的你开始渴望，这种奇异的感受化作如洪水猛兽般的急切，袭击了你。在这场无硝烟的战斗中，你失败了，败得彻底。所以你也开始想，大学，是该谈一场恋爱试试。

于是，不论是哪个人你都接受。

潦草的开始或许注定了无果的结局。开始就是为了恋爱而恋爱，却不是多么喜欢那个被拉来当临时伴侣的人。

宁缺毋滥，一句老掉牙的心灵鸡汤式名言，是该拿出来被点赞评论加转发。

快餐式爱情，百度里的解释是为了满足了对异性的好奇心，获得了与异性交往的经验，可以过把瘾就死，用不着“山无棱，天地合，乃敢与君绝”。

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在小说《慢》中表达的看法是：很难想象有速成的爱情，突如其来地幸福往往会被证明为适得其反，然而我们的世界赋予速度和效率太多的荣誉及价值，对它们的追求使我们在自己生存的社会中感到迷失与陌生。

现代生活追求“短”、“平”、“快”，但爱情不能发生得太过功利，没有了解作为前提的爱情，脆弱到一个即刻产生的分手想法就能击溃。

所以，不要那么着急。

愿宁缺毋滥是你的座右铭。

愿你拥有小火慢炖，精心烹饪的爱情。

快
餐
式
爱
情

□ 口腔医学
刘兵

致敬那些不为人知的科学家们

□ 公共卫生学院 李连华

在薛之谦和李雨桐的消息上了微博热搜的同时天眼工程的南仁东教授逝世的消息却并无几个人知道，人们只知道鹿晗高调公布恋情却不知道袁隆平刚刚研发的“海水稻”试种成功。现在社会上经常会出现一种现象就是明星恋爱致使网络瘫痪，但那些真正为国家进步做出巨大贡献的人却无人知晓。

2006年3月31日在北京大学百年讲堂举行的“2006影响世界华人”颁奖会上，杨振宁、陶一之、丁俊晖、谭盾、张霞昌、苏震西、章子怡、刘醇逸、刘翔、李安、陈易希11位杰出华人，在这里接受“2006影响世

界华人”的殊荣，没有入场券的学生大声呼喊章子怡，却很少知道科学家的名字，这引起了很多人的沉思。

但从事研究的谭华荣研究员说：“我们不是希望全社会都来关注我们这些搞科研的，把科研工作者当成是明星来关注，来追捧，这对科研本身来没有好处的。假如科学家都成为演艺明星那样，到处被人追逐被人索取签名合影，那么科学家就成不了科学家了。”

获得这次杰出华人大奖的科学家陶一之说：“科学家在乎的是自己的研究和发明，并不在乎自己是否有光彩。”

科学本就是严肃认真的学问，

科学注定是安静的、寂寞的。但我们仍需要时常关注国家科技成果的最新动态，不至于像关注各种“欧巴”“鲜肉”一样，但至少也要听见这个名字你觉得耳熟不至于被问到时一脸尴尬。

有许多科学家本可以在其他工作上大放异彩，但他们纷纷“我愿以身许国”便义无反顾的隐姓埋名，艰苦奋斗地投身科学建设之中。有他们的存在是我国之幸。

“科学无国界，科学家有祖国”。向那些为人类发展祖国繁荣做出贡献的科学家们致敬！

每一次的分别，都是伤痛的盛宴

□ 药学院 王连峰

“一九九四年，庄稼早已收割完，我的老母亲去年，离开了人间，女儿扎着马尾辫，跑进了校园，可是她最近，有点孤单，瘦了一大圈，想一想未来，我老成了一堆旧纸钱，那时的女儿一定，会美得很惊艳，有个爱她的男人，要娶她回家，可想到这些，我却不忍看她一眼”，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这是他用生命，留下来的散文诗，几十年后，我看着眼泪不止，可我的父亲已经老得像一张旧报纸，“这是许飞演唱的《父亲写的散文诗》，初次听到这首歌是在家里，那时还享受着父母的关爱，对于这首歌并没有特别大的感触。一个多月后的今天在距离家一千多公里的北方，当再次听到这首歌时，我不禁泪流满面。正如歌曲所唱的那样，我的父亲给我的爱也是如此忧

郁而又深远的。

金秋九月，千树万树的红叶，愈到秋深，愈是红艳，远远看去，就像火焰在滚动，然而我和我的父母却到了分别的时候。经过一天一夜的长途跋涉我们终于到了学校，一路上我们欢声笑语，大家都没有提分别，好像只是带着行李去外地旅

在地上，路砖和柏油马路铁青着脸，无情地将它们挡在泥土的外面，落叶就像无家可归的孩子，任凭风将它们从东街吹到西街。那一刻，感觉自己好像那任由风吹的树叶，失去了主心骨，不由哇哇大哭，嘴里还说着我不要你们走，我不要你们走。我的父亲，一个处于不惑之年的男子汉，家里的顶梁柱，从未流过泪的他，看到他的孩子因为不舍而哭闹，他红了眼眶，转过身去

悄悄擦掉了泪水，哽咽着叮嘱我吃饱穿暖，看着父母伤心的样子，我心如刀绞，原来每一次的离别，都是伤痛的盛宴。看着父母远去的背影，眼泪忍不住的往下掉，最爱我的人，这么多年忍受迁就着我的坏脾气，还无条件的对我好，请你们慢慢变老，好吗？

深情等待，不怕时光凉薄；爱一个人可以爱到化干戈为玉帛，不怕花事阑珊，与岁月低眉白首，与时光抵足而眠，不敢说再见，只喜站在每一个岁月的路口，等你……

看着烟青的深夜，想起了徐志摩与林徽因的爱情。厦门的这些日子，也像雨雾里的伦敦，好似有意无意地营造一种烟青而浪漫的气氛。每一天都那样若有若无地飘着烟青的雨，朦胧了意境，无休无止，很是偶然的，他们相遇了。一把油纸伞，亦或是一张薛涛纸，从文字到旅行，从现实到梦境。从昨日到明晨，字里行间深深浅浅的笔走着深情。有时候，心动了就彼此沉默，或许，是因为爱了，爱了才会如此，唯有爱了，才会有爱了，才会迎风柔

人醉，一个人抚慰淡淡的心碎，烟花易冷，红尘易变，璀璨之后的时空不会恒留永久的繁华。风无言，夜无声，沧海有心，静夜无温，温存只在倏忽刹那间，记忆中的全部徒剩凉薄。此时，蘸夜为墨，写生鼓浪屿，将一世的深情为厦门的天空以烟点缀，让情愫绮丽，匀进心境，挽景成画，字也流伤！

记得不知是谁说过，人只有在孤独的时候，才会渴望能够有一个可以和自己惺惺相惜的人，而被俗事缠身之时，许多感动的片段都会被忽略。我想，我与你的投缘，是有着他乡遇故知的情结的罢。你或许生于水乡之地，而我亦是来自蜀南水乡，那里有过吴光第，有过李宗吾，也有过郭敬明；那里也有青花衣，也有油纸伞，也还有沱江里的乌篷船，如此，明山秀水里滋养成的人物自是不同凡响。因此，我深信，你就是南渡而来的那个临水照影的女子，我便是那阙南渡宋词里轻吟的伶人。而你，便是我一直在等的人。



□ 护理学院 范春霞